

“浓得化不开”的感情世界

XU ZHI MO  
SANWENQUANJI

徐 志 摩

散文全集

第 一 卷

花 山 文 艺  
出 版 社

“中国文学史”出版说明

1979年12月

（1980年12月）

中国文学史

散文选集

第一卷

中国文学史  
散文选集



# 徐志摩散文全集

---

第一卷

---

王亚民 编

花山文艺出版社

---

一九九二年·石家庄

---

## ● 编者的几点说明

徐志摩，1897年1月15日出生于浙江海宁硖石镇一个带有封建色彩的富商之家，1931年11月19日由南京乘机北上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他一生的创作，除诗歌、小说、戏剧和译文外，共留下四部散文集：《落叶》（1926年）、《自剖》（1928年）、《巴黎的鳞爪》（1927年）和《秋》（1931年）。

徐志摩以诗名，但他的散文更能体现他性格的本色，所以有人将其散文列为一派，“仿佛是鸭儿梨的样子，流丽清脆”（周作人语），并认为“志摩的散文在他的诗以上”（梁实秋语）。为此，编辑《徐志摩散文全集》是很有必要的。徐志摩夫人陆小曼曾在解放前编过，商务印书馆准备付梓，由于诸种原因直到1983年《徐志摩文集》才有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收集的散文只有他生前四部，但徐志摩的散文绝非这些，散见报刊，被灰封尘埋的亦不在少数，此全集在陆编文集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扩充，将迄今所见徐的散文尽行收罗。在北京图书馆、中国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徐家汇图

### 编者的几点说明

---

书馆的支持下，大海捞针，一份份翻阅数十年前出版的可能刊有徐志摩文章的旧报刊，历经四五年之工夫，终于工程告就。现编辑的这三卷本的《徐志摩散文全集》，是迄今收录徐散文作品最全的集子。

一、本集收录散文内容包括政论性的、“自剖”性的、关于外国文化名人的、欧游的、描写风景名胜的、文艺评论的、日记体书信体的诸方面。成就尤以哀亲悼友、描写风景名胜、自剖和有关外国文化名人的最高。

二、本集采用分类编辑的方法，便于读者阅读。但有许多散文属于何类并不明显，这种情况编者按各辑的分量而擅自编定。

三、为便于研究者核对检索，每篇作品都附有出处，包括写作年月、发表时间及报刊和初收集子的名称。

四、本集的整理工作，主要是改了一些明显的错字和不通用的标点。原文发表时偶有排错者，也做了个别改动。人名、地名和其他专用名词大多根据现时通用的译名改正。

五、本集中的许多散文引用了大量英、法文资料（诗歌、散文），为了便于读者阅读欣赏和对整篇文章的理解，特请张葆霖先生、王小琳女士作了翻译。

六、徐志摩的短篇小说《一个清清的早上》、《老李的惨死》、《死城》等，有些选家当散文观，我颇赞同并把它们收进本集。

七、志摩的日记和一些书信，都是优美的日记和书信体散文。它们在解放前被收入《爱眉小札》一书内，现根据文

章形式分开编辑，而陆小曼的收在《爱眉小札》中的日记，浓丽哀婉，文风直逼志摩，且又是理解志摩日记和书信体散文不可或缺的材料，故特编“爱摩日记辑”。每篇书信或日记均从文中摘句标示题目，这些题目未必能够完整体现全文内容，但至少可使在阅读全文前，对内容概貌有个大致了解，亦有便于以后查找，此中得失自有读者公论。

八、本集极个别篇章附有备考性质的编按，主要是关于作品的背景的交代，也包括一些必要的评论。

九、在徐志摩作品前面，载《海棠花下寻志摩》一文，作为本集的序言。

十、本集在编辑过程中，从校订、整理到誊写得到了张国岚、刘志学、李鸿宾、徐冰、陈惠、费加一、李俊霞等的支持和帮助，尤其我妻韩丽茹的惠助，在此深表谢意。

王亚民

---

## 海棠花下寻志摩（代序）

---

● 王亚民

志摩去了，去了，至今已有六十个年头，时间已封上了尘泥，哭你悼你念你想你吟你颂你赞你毁你的声响渐渐翳入淡淡的云彩里。志摩，你生前有好多的朋友，适之，一多，达夫，徽音，他们都有不朽的留传后世的文字，而我秃笔枯涩，不敢奢谈功德业绩和文章，但我是你死后的朋友，因为我的心是真的。今天，我不来敷陈你的真挚为人，不来历叙你的多姿人生，也不来再加一份浓浓的涕泪凭吊你最后的惨变。

魂兮归来，（此时是一个妍丽的春日，树儿发芽了，草儿青了，一树树海棠，向阳的枝头繁枝密叶，花红似火，而向阴的枝头，一点点红蕾静静守着，等待明朝的绽放。入夜，皎洁的月光，可不就是一脉诗情么？那片淡淡的银辉，潋潋的水波似的，朦胧的雾色似的，宁静而又温柔。繁闹的海棠树，好似被洒上一层淡淡的银光，呈现出深深浅浅的阴影，阵阵花香隐隐扑来，把大地布置成一篇美丽的童话。）此时，我多

么想在花前月下弄一曲笛音给九泉的志摩——“临流可奈清濯，第四桥边，呼棹过环碧；此意平生飞动，海棠花下，吹笛到天明。”<sup>①</sup>

1

如果你早几年，或许也就是这个季节这个时期，是清晨，还是黄昏？你也不知道，只知有绿绿的草和好美好美的小花。你一个人，独独的，一人来到古老的剑桥。你不是见过西湖上西泠断桥么？可怜她如今被冒烟跑的东西蹂躏的跟着苍凉的雷峰永远辞别了人间，就连那桥上枯湿的绿苔、石栏的灰青与桥拱下泄露的湖光与山色也露出了无奈的愁容。这里，这桥，仿佛似情窦始开的少女，三环小洞只是怯生生的站在那里，桥洞间掩映着的细纹波鳞和婆婆的树影，让人怜让人爱。在这晨昏时刻，斜阳洒下了几抹余辉，那最渐缓最艳丽的光泽，不就是美妙少女脸上泛出的诱人的红晕，你禁不住自己的激情，你想亲热，你想温存，你去拥，你去吻，谁知小桥的栏干上早已有位风度潇洒的青年斜倚在那里，他痴痴地向西天凝望着，低低的吟诵着，吟诵着：“看一回凝静的桥影，数一数螺细的波纹；我倚暖了石栏的青苔，青苔凉透了我的心坎。”

好闲雅的风度，好美丽的歌词，你，被慑住了。你自惭

---

① 梁启超悼徐志摩挽联，陈从周辑：《徐志摩年谱》第32页。

形秽，那一颗被所谓的物质文明的铜臭薰染过了的心，那副人世深似一天，离自然远似一天的一株娑娑的没有盘错深入在无尽藏地里的灵格，怎能去眼观星月的光明，草的青，花的香，流水的殷勤，年轻人一副“大丈夫不失赤子之心”的魂灵。这年轻人依稀是眼前掀起了一重重的雾幔中显露的橙红的、霭柔的一幅异常惊丽的造像，最纯粹、光洁的白云，似流动的，凝聚成一个自然之身，它飘拂在天空里，放出清澈的辉泽，像春秋时的老子，像战国时的庄子，像魏晋时的陶潜，还是像盛唐时的王摩诘？他，都不像，但他在人类文学的神祇中也算得上一位不大不小的尊神。他虽然也崇敬大神，但对小神，对一般的人类也无时不在散发着光明。总之，他是神，凡人从没有这样庄严的“天庭”，这样不可侵袭的眉宇，这样的鼻子，这样的口唇。但是不，不是老庄，他们没有那样骄傲的裸露赤诚的大眼，像似微风中抖动的丁香，像是晨籁中挺立的玉兰，无限的纯洁，无比的亮明，人间的万花筒般的展览反映在他的眼睛中，只是一味的热情和虔诚。王摩诘，还有，还有为人熟知的陶渊明，他们的头发长得也不错，仅此一项可以为女人顾恋，可总不如这年轻人，他一头的秀发再加上月型的嘴唇，小爱神丘比特背上小马也比不上他的精致。他脸色微露的笑容，你明知是清高的、脱俗的，但你不能否认他的俗世的艳丽。没有记载他能玩现代的新式玩意儿，譬如拉拉小提琴，弹弹钢琴，但他能吹箫弄笛，曾经有多少个清晨，他独自冒着冷月铺地的林子闲步——为听鸟语，为盼朝阳，为寻泥土里渐次苏醒的花草，为体会最微细最神

妙的春信。

不，他不是神，他是凡人，比神更可近更可爱的凡人。他生前在红尘的狂涛中沐浴，在爱的漾漾的河水里泛舟，他清洗了自己身上的斑点，最后他脚踏在白色的云朵里，在湛蓝湛蓝的帷幕上呈露他的肌肤，他的赤心，他的爱，他的杜鹃般的声音。

他是一只美丽的杜鹃。

## 2

他，一只多情的杜鹃；他，志摩，终宵地唱。在夏云的深处哟，仰望着流云飞蛾似围绕着亮月的明灯，星光疏散如海滨的渔火，甜美的夜在露湛里休憩；他唱，他唱一声“割麦插禾”，农夫们在天放晓时惊起。多情的鹃鸟，他终宵声诉，是怨，是慕，他心头满是爱，满是苦，化成缠绵的新歌，柔情在静夜的杯中颤动；他唱，口滴着鲜血，斑斑的，染红露盈盈的草尖，晨光轻摇着园林的迷梦；他叫，他叫，他叫一声“我爱哥哥”！

除非你亲耳听过，你不容易相信树林里还有这一类多情发痴的鸟，到黄昏时分才启口唱，在浅黄的斜辉里倾吐它的妙乐，愈唱愈有劲，往往连它真的心血都跟着歌声从它的咽喉里呕出；除非你亲自咀嚼过，你也不容易相信一个活了仅仅三十四年的诗人有天在晚饭后漫步河边，山中杜鹃的声音，使他迅笔写下了《杜鹃》之诗。这诗里的音乐与杜鹃的歌声

一样不可理解，同是宇宙间的小小奇迹，即使有一天长江滚滚的流水枯竭，《杜鹃》依旧保持它应有的价值；那苍穹里挂着的一颗颗金色小星亘古的亮着，树林里的杜鹃到时候就来唱着，志摩的“杜鹃”、志摩的诗、志摩的散文就永驻于人们的记忆里。

那时志摩住在家乡浙东硖石。半世纪前的农村与现在的大不相同，“文明”的沾染是不太深的，所以郭沫若、闻一多、朱自清等呼吸着自然的空气，放心地讴歌清晨的乡村，还有福气在“无烟的天际”里呼吸，望出去还看得见田地、山峦、石头、旷野，一直延伸到天边。那时候的人，我猜想也并不见得不文明，他们可能更切近人情，更挚爱自然，所以白天听得见满天的云雀，黄昏听得见杜鹃的啼鸣。要是志摩迟六十年出世，在杜鹃绝迹的上海或北京市里消闲，其他的著述或还有可能，但这首《杜鹃》及其他誉美自然之作则不会成功，供人类无尽期的享受。用志摩的话来说，说起真觉得可惨，在我们的南方，古迹而兼是艺术品的，止淘成了西湖上一座孤单的雷峰塔，这千百年来雷峰塔的文字还不曾见面，雷峰塔的映影已经永别了湖心！也许我们的灵性是麻皮做的、木屑做的，要不然这时代普遍的苦痛与烦恼的呼声还不是最富灵感的天然音乐。

你，有灵性吗？有，那么灵性是什么，济慈说：“我觉得鲜花一朵朵的长到了我的身上。”也就是说当你一想到美丽的鲜花，你的身体本身就已变成了鲜花，在草丛里掩映着，在阳光里闪亮着，在和风里一瓣瓣无影的绽放着，在蝶蜂恣意

的亲吻下羞晕着。谁都需要灵性，谁都希冀灵性，但这灵性只赋予亲睦和乐、一片橙红色的阳光家庭里的孩子们。志摩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其父徐申如凭着天秉聪明和后天不懈的勤奋，使他成为清末颇有名气的实业家。由于父亲经管实业，无暇对他过多的看顾，育护教养他最多的是他的祖母和母亲，而他顶顶喜欢的要说老佣人家麟了。家麟死后，他以家麟为模特，写了小说《家德》以志纪念。

家麟经管着徐家的菜园和后花园，他种的花可好呢，许多年后志摩记得，花中有月季、山茶、玫瑰，有红梅与腊梅，有美人蕉，有桃、李，有兰花，有蟹爪菊，有可以染指甲的凤仙，有比鸡冠大好几倍的鸡冠花。每种花色，家麟总有说不完的话。家麟还常常唱歌，唱得什么听不清，分得清的只有“浪溜圆”三字，每回回唱他都离不开“浪溜圆”，可志摩觉得声音美妙极了，他在《家德》中曾形容音调就像在厅的顶梁上绕着，又像是暖天细雨似的在你身上匀匀的洒，反正听得心里就觉得舒服。心一舒服，小眼就闭上，这样极容易在妈或阿妈的身上靠着甜甜地睡了，到天明在床里醒过来时，耳边还绕着那圆圆甜甜的“浪溜圆”。

童年是最最激发性灵的年岁，如果这时蒙翳了赤子的襟怀，性灵这颗幼芽不会萌动而出，在无光的压抑里早已窒息而死。志摩饱蘸了祖母的亲泽，所以他的性灵被彻底的开拓了，他的一颗未被世俗尘埃玷污的心永远是光洁的，即使混迹于恶浊的社会，虽然他的心时而沾上一些斑点，但童稚时灵性的彻底觉悟会自动地消除，以恢复灵府的清明。在他

二十七岁那年，祖母谢世了，照理经过二十七个春秋的风雨，二十七个冬夏的日晒雪侵，他应“温柔敦厚”成熟了，可他廿年前——

……早上走来祖母的床前，揭开帐子叫一声软和的奶奶，她也回叫了我一声，伸手到里床去摸给我一个蜜枣或是三片状元糕，我又叫一声奶奶，出去玩了。

当廿年后祖母病危之时，他从闯荡的“江湖”急急忙忙赶回来，一推门：

奶奶——奶奶——奶奶！奶——奶！你的孙儿回来了，奶奶！没有回音。老太太阖着眼，仰面躺在床里，右手拿着一把半旧的雕翎扇很自在的扇动着。老太太原来就怕热，每到暑天总是扇子不离手的，那几天又是特别的热。这还不是好好的老太太，呼吸顶匀净的，定是睡着了，谁说危险！

好个连续的不间断的“奶奶，奶奶”，这和廿年前的“奶奶”有甚区别。已识生死滋味的已届而立的年岁，唯志摩保持不凋的童音。英人华茨华斯一首有名的小诗《我们是大入》开端吟道：“一个单纯的孩子，过他快活的时光，兴冲冲的、活泼泼的，何尝识别生存与死亡？”志摩就是一个孩子，一个单纯的孩子，他与所谓“成人”的区别就在于稚洁、天

真。“成人”或许由于“江湖”多年闯荡的结果，回到天伦骨肉中间的时候，身披耀眼的袍服，理想中的亭台楼阁，常用的外交辞令，所佩的剑，本应该成可笑累赘的东西丢在你的要塞据点中，可他们总是丢不掉，虽然身上没有这些外在的东西，可心里总是拥有着。殊不知，回到天伦骨肉间，他们所求于你的，只是曾经的音容与笑貌，只是好的、纯粹的本性，只是一个没有斑点的赤裸裸的童心。只有志摩，才能如此，才能在纯爱的骨肉的经纬中，从他的灵性里抽出最柔懦亦最有力的几缕丝线来加密和缝补这天伦的架构。他对祖母一片亲情，他没有“成年”人的造作的姿态，也没有故作姿态的不掉眼泪而显示大丈夫的气概，或使劲地挤出几滴泪水以支应对死者生前的不孝不忠，他尽情地哭，但只要眼泪一干，就会像其他小孩到院子里捉迷藏、赶蝴蝶一样，到河边看游鱼听流水，或到山里听风声听林籁，此时的他，即使在屋子里长眠不醒的祖母，我们也不能盼望悼死的悲哀可以完全翳蚀了他稚羊小狗似的欢欣。

是稚嫩，是童真，成就了一代诗才，而诗才的成就不单单就这些，而自然的陶冶是重要的原因。

### 3

志摩，自然的儿子。他的家乡，浙江，海宁，硖石镇。这里山青水秀，满目风光。相传，很古很古的时候，硖石依傍的东、西两山相连，名曰硖山。有年始皇帝南下在船上听到

硖山“水市出天子”的童谣，他目睹了硖石的风采后，为它巅峰的“王者之气”所妒，命十万囚徒拦腰斩折硖山，毁其“王者之气”。从此东西两山对峙而立。两山之上，郁郁葱葱，石奇洞幽，一派胜景。东山有一种罕见的浮石，沉放在水中它却不安于水中的幽静生活，浮出水面看着这多奇的世界；西山却有一种稀有的芦苇，可能对人间的春花夏日秋月冬雪不耐烦，放到水里就直往水底躲。东山山顶有一座七层宝塔，每每微风吹动，塔上那四十二只风铃就送出阵阵轻柔的“叮铃叮铃”的和音，要是在月白风清的静夜，或是晨曦微露的黎明，那铃声，伴着山腰上几座寺庙的暮鼓晨钟之音，绵绵不绝，默默地像春天的幼小生物抽芽一般，陶冶了志摩从小迷恋大自然的天性。他辞绝了一切虚伪的秉性，他摇笔间，都只透透明明地抒写自己的心境。

于人类，追求物欲，趋逐名利，志摩以为只能是骇人的浪费，贪淫与残暴，自私与自大，相猜与相忌，飓风似的倾覆了人道的平衡，产生了巨大的毁灭。要去除这些，使人世充满一派和美的月色，人必须不失赤子之心，必须回到大自然中去。一天，他看到公园一个小孩忽儿上山，忽儿爬树，忽儿溜冰，忽儿干草里打滚，要不然跳着憨笑，他看着羡慕，也想学样，跟着一起玩。但是他不能。因为他是一个大人，身着一袭长袍，心里存的体面，怕别人讪笑，天生的灵活换来矜持的存心，孩子的童心没有了，有的只是年岁与教育蛀空了的，死僵的，不自然的躯壳。文明是人类精神的倒退，他曾到过野人那里，他赞美野人，因为野人接近自然，那里街

道房屋以及土人的体肤容貌，生活习惯，虽则简，虽则陋，虽则不夸张，却处处与大自然，上面碧蓝的天，火热的阳光，地下焦黄的泥土，高矗的椰树相调谐，情调，色彩，结构，看来有一种意义的一到，就比是一件完美的艺术品。而远离自然的所谓的文明，说的只能是文明话，想的只是虚荣的念头，他们整天忙忙碌碌，却整天计较得失，他们面对着自然难道不感到羞愧吗？人来到世上，于历史原是极为短暂的一瞬，唯充分享受这一瞬，才知生活的意义，才懂生命的艺术。世人尽说神仙好，可总是忘不了功名、金银，功名的撩拨、利欲的引诱，使生命里的那份天真失去了，那份灵性翳除了，剩下的只是纯功利主义的躯壳，一具活的死人。这年头老子庄子哪里去了？屈原李杜哪里去了？志摩哪里去了？或许是上帝有意的惩罚，你看看在你的周围，被利欲薰染过的，哪一个是完全的男子或完全的女子，你看看，哪一个男子不阳痿，哪一个女子不膨胀，在这样这些人自以为享福却实际比在炼狱里受罪还受罪的时期，我们得发明一个比丑更丑比脏更脏比下流更下流比庸俗更庸俗比苟且更苟且的一类生字去。时间久长下去，所担心的则是人类的童心没了，灵性的种子消灭了，整个世间的心田一片黑暗，当下回东风再来，带来的不是盼望已久的春天，不是鲜花青草蝶闹鸟飞，带来的，恐怕是比一个冬天更枯槁更凄怆更寂寞的死天——因为丑陋的脸子不配穿漂亮的衣服，不干净的人心有什么权利可以向青天要阳光，向大地要青草，向飞鸟要妙乐，向鲜花要艳色？

在这心田荒芜的境地，难得有少数伟丈夫，不怕艰险，不

自馁怯，肩上扛着铲除名利猜忌的大锄，口袋里装着自然和灵性的种子，不问天时风雨阴晴，不问晨昏昼夜，只是勤劬刈作，清理一方泥土，施殖一方生命，同时唱着嘹亮的新歌，鼓舞在黑暗中将次透露的萌芽。志摩就是这少数中的一个。他不停地杜鹃般的吟诵，黄鹂般的讴唱，我想只要我们的灵性尚透一丝光亮，良心没被完全泯灭或是被恶毒的偏见污抹，谁不感到他童心的威力，为我们开辟了一个神奇的自然境界，燃着了回到自然的理想灯火。

玩月，他告诉你月只有唐诗“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在谁家”的韵味最浓，盖月之秘，月之美，月之人道，正在其慨锡慈辉，慰旅人之倦，慰夜莺之寂，慰倚阑啜泣之少女，慰石间独秀之野花，时或轻披帘幕，俯吻眠熟之婴孩，河边沉思之诗人……我因而每见明月愈不能自折其悲，不能自制其泪，泪落益多，而得慰，得灵魂之安慰，亦愈深且多。

登山，他告诉你登泰山看日出的盛景：东方有的是瑰丽荣华的色彩，东方有的是伟大普照的光明——出现了，到了，在这里，……玫瑰汁，葡萄浆，紫荆液，玛瑙精，霜枫叶——大量的染土，在层累的云底工作，无数蜿蜒的鱼龙，爬进了苍白色的云堆。一方的异彩，揭去了满天的睡意，唤醒了四隅的明霞——光明的神驹，在热奋地驰骋。

佛地优游，他告诉你天目山不定就是一味的清静，他说庙宇在参天的大木中间藏着，早晚间有的是风，松有松风，竹有竹韵，鸣的禽，叫的虫，阁上的大钟，殿上的木鱼，庙身的左边右边都安有接泉水的粗毛竹管，这就是天然的笙箫，时